

《欢迎来龙餐馆》的启示

梅雪风

新作速评

《欢迎来龙餐馆》向我们展示了一部按照经典电影模式拍摄出来的作品的能量,一部主流类型电影所应该具有的品质

这是一部值得认真对待的电影。它将视野延展到中国之外,体现出主创拓宽创作边界的雄心,但内在仍保持着导演文牧野一以贯之的结实,一以贯之的平民情怀。某种程度上,文牧野是中国新一代导演中的“社会学专家”。在代表作《我不是药神》中,围绕癌症特效药的故事,情与法的冲突、大公司的利益和病患生命权之间的张力、不同个体的迥异选择纠缠在一起,其复杂与庞大,以及电影在表达这种复杂时的沉稳妥帖,让人印象深刻。在《欢迎来龙餐馆》中,他表现了一个更庞大烈度更高的世界。影片里的中东地区,恐怖分子、美军、平民以及政府之间有着复杂的对抗与共生关系,个体因为或偶然或必然的原因在各种身份间转化,恐惧与仇恨如同一对双生儿,相互缠绕,陷入恶性循环。这种对世界的观察,也被导演低调而又强悍地注入电影的形式中。整个故事就发生在龙餐馆、美军监狱、恐怖分子监狱三个场景,如同三个沉默而又庞大的基座,对平安生活的向往与对向往的压制,在这种并置中不言而喻。关键情节点一次次出现的烹饪场景,体现了主创对世界复杂本相的尊重:人间烟火气以及烟火中的微小善良,依然拥有让这个

这个世界产生一丝松动的能量。文牧野虽然表现出了强大的社会分析能力,但他真正的志趣并不在此,他旨在给人物一个真实且复杂的空间,看他们怎样艰难求存,又迸发怎样的人性色泽。就像沈腾和蒋奇明所饰演的角色,他们都擅长在复杂的环境里左右逢源,身段灵活得似乎看不到极限,但到最后,他们弹性极高的道德水平面下其实有自己都陌生的硬骨头。而片中的前政府官员扎伊德,在经历家庭成员惨死的悲剧后,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恐怖分子,但他最后对徐福手下留情,说明在他坚硬石化的内心深处,还有着也许自己都不承认的人性余温。这里我们能看到文牧野有别于其他创作者的一个珍贵品质,那就是耐心。他具备将他所描述的一切做实的自觉,这听起来并不是一个特别高的评价,却是他的电影显得出挑的最重要原因。他想讲述一个社会事件,他就具备理出这个事件结构纹理的严谨。他要讲述一个环境,他就知道它不只是背景,而是与人物血肉相连的隐性主角,所以在时代氛围塑造上下的功夫绝不能少于人物本身。他要讲述人性的复杂,也明了这种复杂不是几个相反概念的生硬拼接,而是真正对待那些概念之间的无名地带,不让它因过于清晰而显得干瘪与失真。整部影片有某种程度的概念化和高度的人工痕迹,但在细节的真实和导演纯熟技巧的修饰下,又有自然的韵致。这也是很多中国电影的命运,电影中的自然从来不是放任自流,它是一种高度繁复和微妙的设计,如果不够自然,从来不是设计过度,而是设计欠缺和设计过程中不够用心。当然,这部电影和《我不是药神》相比有所不及。产生差距的原因,还是在耐心的程度上。比如,影片中徐福和那些孩子认识并产生交集进展得太快,其后感情的层次变化又显得单调。徐福带不带那些孩子逃跑的心路历程,除了马俊生的死这一催化剂外,其实并无更微妙的地方,也无其它渐进的层次。同样是天人交战,相较于《我不是药神》里那种在自保的欲望和良心之间的炙烤挣扎,不可同日而语。这种过快和过于简省,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当下的创作生态。短视频和短剧的段子化,与观众对节奏和剧情密度的需求互相促进,而它们的大受欢迎,也让创作者对于经典电影所流传下来的优秀品质的信仰大打折扣。但别忘了,电影是一个几十、上百分钟的长视频载体,观众对其影像、内容、节奏的需求和短视频相比截然不同。越是这种时候,越需要创作者的沉静。对观众表面趣味的无限迎合,其实是对观众无法表达出来的真正趣味的背离。影坛不时出现的如《给阿嬷的情书》这种爆款,就是对那种跟随潮流亦步亦趋的创作态度的警醒。《欢迎来龙餐馆》可以说是近来中国电影最“有里有面”的一部。它是对有追求创作者的鼓励,也向我们展示了一部按照经典电影模式拍摄出来的作品的能量,一部主流类型

电影《欢迎来龙餐馆》海报。

资料图片

文学发生在被看见之前

许婷

前段时间,因为工作的关系,我向中国作家协会寄送文件。每次上门取件的都是同一名快递员。打过几次照面后,他忽然有些腼腆地开口:“你是作家吗?”我说不是。他笑了,带着几分自豪:“我是!”由于从事网络文学研究,我几乎本能地追问:“是写网文吗?”他说不是,写的是游记。平时送快递,他会留意城市里一些有意思的地方;当出去旅行时,也想把一路上的见闻记下来,所以慢慢写起了游记。我后来反复想起他说“我是”时的语气,那里面有一种无需别人确认的自足。他没有展示作品,也没有列举发表经历,“作家”对他而言,似乎不是一个等待外部授予的称号,而是在持续写作中形成的身份确认。这让我开始思考,一个人从什么时候起成为写作者,又在什么时候开始把自己称为“作家”?是从拿起笔、用文字整理生活的那一刻,还是要等到作品发表、获奖以后?文学的发生,往往早于文学的可见。今天谈到大众写作,人们首先想到的常常是那些耀眼的时刻:一首诗在社交媒体上传开,一名普通劳动者受到关注,一部作品进入出版和评奖的视野。这些时刻让“自己在写”变成“有人在读”,也让那些沉在日常深处的经验进入公共表达。然而,在成为新闻、热搜或出版物以前,写作或许已经在一本笔记、一部手机里安静地存在了很久。互联网显著提升了写作的能见度:平台降低表达门槛,连载让故事持续展开,评论、转发和读者反馈使原本孤立的书写获得回应。但这也带来另一种误解:仿佛只有获得点击、进入榜单、形成话题的写作,才算真正存在。事实上,在热搜和获奖之外,有着大量未被统计、未被报道,甚至从未公开发表的文字。有人在工作间隙记录见闻,有人只把作品发给几位朋友,也有人长年写作、反复修改,却并不急于寻找读者。他们的艺术水平和

社会影响各不相同,却共同说明,写作并不完全由外部机会启动。“被看见”改变了写作的命运,却不是写作发生的起点。对许多人来说,写作首先是保存经验、理解生活的方式,更是探索“我是谁”这一永恒命题的过程。从这个角度看,新大众文艺之“新”,不仅在于更多普通人走到台前,还在于文学发生的前端被重新看见:在职业身份之外,在正式发表之前,在尚未获得命名的日常里,创作已经开始。灯光照到他们时,他们早已在生活里扎下了根。一个人为什么写作,一部作品又凭什么成立,是两个不能混淆的问题。前者可以源于记录经验、理解生活和确认自我的需要,后者则必须经受阅读、批评和时间的检验。承认写作广泛发生于大众的日常生活,不等于取消艺术标准;恰恰因为写作的人更多、声音更丰富,专业评价才更应走向创作现场,在其中辨认真正有力量的新经验、新语言和新形式。一个开放的文学生态,既要让更多人能够表达,也要让作品获得耐心的阅读和诚实的判断;既不能把所有写作轻率地冠以“文学”之名,也不能让真正有价值的表达淹没在迅速的点赞和遗忘中。只有这样,大众写作才不会止于一时热潮,而能成为文学生活持久的一部分。那名快递员没有告诉我姓名,我也没有读过他的游记。临别时,他收好文件,骑车汇入街道车流,那句自豪的“我是”却留了下来。我不知道他的游记写得怎样,这要交给读者判断;但他是不是一个写作者,似乎不必等我来确认。在我们每天擦肩而过的人群中,或许还有许多人,白天忙于生计,在夜晚又或某个短暂的间隙里,写下自己的故事。文学常常就是这样,先在无人注目的生活里发生,然后才等待被阅读、判断,也等待被看见。

锐见

近日,某省级卫视播出AI(人工智能)剧集《桃花潭记》的新闻登上热搜。这部剧此前已在网络平台上线,非遭题材与AI全流程创作的结合自带新意,收获不少好评。在电视荧屏播出后,有的观众觉得“新鲜感十足”,也有人直言“画面瑕疵多”,引发热议。其实,《桃花潭记》并不是AI剧集第一次在传统卫视与观众见面,此前已有多家卫视试水播出AI微短剧,市场反馈尚可。大众面对新技术、新内容模式,最初多抱有包容心态,但随着越来越多AI内容进入电视荧屏,期待值也在不断抬高。从手机小屏迈向电视大屏,变的不仅是屏幕尺寸,也是品质门槛。观众期待“AI+卫视”能带来全新视听体验的“硬菜”,而非尚欠火候的“试吃”。以《桃花潭记》为例,相比传统的真人实景拍摄剧,AI在大幅压缩制作成本的同时,塑造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古风意境与武打场面。但现阶段,AI制作技术还完全适配电视荧屏的超高清播放标准:手机屏幕尺寸有限、观看距离近,观众更多关注剧情与人物情绪,因此,适配手机的AI剧集大多侧重单人特写,缺少丰富群像,画面细节表现力较弱;反观电视,超高清屏幕会把所有细节成倍放大,对人物、场景的复杂度也有更高要求。在该剧评论区,有观众拍下人物面孔在场景变化时的“变脸”,配角形象像复制粘贴一般“擅脸”,这些违和感是AI内容从小屏走向大屏必须解决的问题。当下,各地卫视普遍面临头部真人剧采购成本高、受众流失等困境,仅靠经典剧重播、二轮剧复播等方式,难以满足观众多元化需求。拥抱AI剧集,既能实现降本增效,扩充平台内容储备,也能借助新形式新内容,拉近与年轻观众的距离,这是传统卫视主动引进、自制AI剧集的重要现实动因。但与此同时,也要警惕AI剧集“价低量大”定位之下的质量失守,低品质的内容占据播放资源、挤压优质作品的生存空间,有可能造成劣币驱逐良币,有损行业生态。此外,随着AI创作由工具赋能走向流程深融,AI在剧集生产中的作用也从单纯的视觉生成延伸至剧本拆解、虚拟置景、专业可视化呈现和后期提效等全链路环节。对传统卫视来说,也要利用AI剧集的制作和引进,升级创作工具,实现生产方式的更新迭代。目前,已有多家省级卫视在自制短剧、纪录片等项目中,广泛应用AI技术。AI剧集登陆电视荧幕,对AI影视制作方来说,可以视作一次全方位压力测试。决定观众评价的从来不是“AI制作”还是“真人实拍”,而是作品在叙事架构、美学呈现和情感传递上的创造力与完成度。现在不少AI作品把精力花在“如何更像真人”上,却忽略了“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”。归根结底,AI生成流畅画面和生动人物只是底线,观众要的从来不是以假乱真的技术炫技,而是直击人心的情感共鸣。无论影视制作技术如何迭代发展,恪守艺术创作规律、沉下心用心打磨作品,始终是行业不变的准则。

文艺评论

本版邮箱:wenyipl@peopledaily.cn 本版责编:任飞帆 版式设计:沈亦伶

看台人语

文化类综艺《礼乐东方》——“礼”不远人,美好庄重

文化类综艺《礼乐东方》通过短片、秀演、专家解读等丰富形式,细细拆解普通人从幼年到暮年所经历的大小仪式。节目始终以“人”为原点,深入洞察礼仪与人生的关系。顺着人生轴线,节目将喜怒哀乐的人生百态,一一呈现,每一项礼俗都承载着古人真挚而充沛的情感,让观众得以跨越时空,感受传统礼乐的温度。一档优秀的文化类综艺,不应止于对传统的具体复现,更当寓教于乐,让厚重的文脉走出古籍典章,直抵人心。《礼乐东方》正通过拾起散落的礼仪日常,于细微处描摹礼乐文明的底色,带观众理解“礼”不远人的深意。从古至今,礼仪始终鲜活地参与每个中国人重要的生命时刻,回应着人们如何相处、怎样生活这样朴素的命题。观众内心深处一个个美好而庄重的念头,既是礼仪的源头,也是产生共鸣的理由。(浙江省杭州市 徐典)

从「群像」见「群星」

在大众视野里,中国航天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,有赖于鬓角斑白的奋斗者们,其实,90后乃至00后科学家和工程师,已经成长为中坚力量。剧集《星月征途》便聚焦航天飞控领域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年轻人,刻画他们从青涩逐梦到勇担探月重任的成长蜕变。剧集打动观众的,不仅是大厅里紧张有序的轨道计算与指令调度,更是这群年轻人身上的生活质感。楚佳佳在理想与安稳生活之间反复拉扯;许棚用严苛的自我训练,对抗因失误留下的心结……剧集没有回避挫折,反而用这些磕绊拉近观众与航天人之间的距离。他们的迷茫、挣扎、深夜里的自我怀疑,他们的摔倒又爬起,让坚守变得更加具体而有分量。2026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。《星月征途》在这个承前启后的节点告诉我们——星辰大海从不遥远,它就在抬头可见的地方,等待每一个心怀热爱的人。(辽宁省沈阳市 叶子)

电视剧《星月征途》海报。

资料图片